

10318/114



第一个春天

BBV 19/07

李 新 民 著
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

第一个春天

李新民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白果树底村是一个美丽的庄子，在它刚刚迈进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春天里，遇到了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——新老社员的团结问题。以老中农王文为首的新社员，认为入社不自由，受老社员的气，而部分老社员认为新社员自私自利，不守纪律，因此新老社员闹起了矛盾。地主分子从中挑拨离间，造谣破坏，使矛盾更加尖锐。在党的领导下，揭露了地主分子的造谣破坏，团结教育了新社员，社更加巩固了。

作品展示了农业合作化初期的复杂的生活面貌，着力刻画了社主任、共产党员茂林的形象，同时热情的描绘了年青一代崭新的思想面貌，描写了他们的爱情生活。

第 一 个 春 天

李 新 民 著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济南经二路胜利大街）

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01号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：1866

开本 850×1163毫米 1/32·印张 5 5/8·字数 119,000

1957年9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3次印刷

印数：3,001—14,100

统一书号： 10099·509

定 价： (6) 0.55 元

春天来到了。春天~~是~~美丽的。但~~是~~如今她还没有显示出那应有的美丽来。残冬还未彻底从这已经属于春天的阵地上撤退；大地是苍白的；树枝是干枯的；风，还是冷飕飕的，虽然已大大的失去了冬天那种刺人的严厉，但，它总还是冷飕飕的。

在这仍旧带有冬天景象的大地上，春天，终于迈着她那矫健、雄壮的步伐，摆着她那主人翁的姿态到来了。在小河里，在清水溪中，澄清的水，在唏哩嘩啦的流着，流着，用它那清脆、爽朗的歌声，迎接春天的到来。风，以特有的速度，疾速的驰遍田野，把春天到来的消息，告诉大地上的一切生灵。……

深夜，王文摸索着从炕上爬起来。屋里漆黑。他划根火柴，看见媳妇在甜蜜的睡着。为了不惊醒她，他轻轻的溜下炕，摸索着走出门去。

外面一片寂静。风力减弱了，只有轻微的、但冷气凛凛的小风在巡回游荡。王文披着棉袄，风向着他的胸膛侵袭过来。一股凉气传遍了全身，他打了个冷战，忙把手穿进袄袖，掩紧了怀。

夜，静得有些吓人。浓黑的天空，星星在眨巴着眼，似疲倦又象害冷。王文摸到牛棚，牛伏在地上，象睡着了。他点起盏小煤

油灯，把牛拍起来。微微的灯火，在冷气中索索发抖。

这只牛，又胖又大，两只角弯得象螃蟹的前爪。由于它的身躯长的太快，光今年一年，牛棚的門不得不連續改大三次。

王文把槽里的剩草弄出来，添上新草，便坐在旁边的凳子上，細心的听着这非常熟悉的唰唰的响声，心里涌出一种連自己也說不清楚的滋味来。牛，天一明就要牵到社里去了。这牛在他家三年了，虽然在他不遂心的时候也曾用鞭子抽过它，但总是亲切的照顧它的时候多：每天要用刷子給它把金黄色的毛梳得又光又亮；在酷夏的中午，宁愿不睡觉，也蹲在它身旁給驅打牛虻……現在牛要入到公槽上去了，他心里多么留恋和痛惜。晚上散会回家他就沒睡着觉。“这是多么大的一条牛啊！全村讓他們找去吧！”他望着牛这样想。就这样，他坐着、抽着烟、听着这唰唰的响声。……

“哎哟，小爹！怪不得我一醒就不見你了。你坐在这儿干什么？你？”后面有人說。

王文吓了一跳。抬头一看，原来是自己的媳妇。他沒好气的說：“你早起来干什么！”

“来找你唄！我以为你叫狼叨去了呢！”媳妇蹲了下来，說，“我問你，牛吃草有什么好看的？連觉都顧不得睡！”

“没什么好看就是乐意看唄！有什么办法！”王文掩飾的說。

媳妇却早看透了他的心事，說：“哼！乐意看？要舍不得入就别撕撕扯扯的！”

“你滾远点！”王文被媳妇說破了心事，不滿意的喝斥她。

媳妇反倒往前挪了挪說：“我偏要近一点！要三年还沒比賽够，那就再比賽上一年吧！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？淨来穷唧咕！”王文瞪了她一眼。但他不得不
用謊言来挽回自己的脸面。“我是想，牛明天就入社了，这是它吃
咱最后一頓飯呀，得喂得飽一点，免得牵給社里招閑話。”

“噢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看，我倒錯怪了好人啦。”媳妇又往前
挪一挪，小聲的說，“不是舍不得嗎？”女人的脸上閃过一絲嘲諷
的笑容，不过在黑夜里是看不見的。

“有什么舍不得呢！你以为我还想单干嘛？不为別的，为了
你心里痛快，我也坚决要入社！”

“看，弄了半天，入社倒是为了我啊？”

“可不！”

“呸！不如說你是吃够单干的苦头了！”

“……”王文白了她一眼。

天，亮了。东方灰白色的天空上，一层淡紅色的薄紗在逐漸
加浓、扩展。村子里响起了清亮的鷄叫声。

外面，牛哞哞的叫起来了。

“听，人家的牛叫了，不快牵着去，还等什么？”

“急什么！先做点飯給我吃。”

媳妇瞅了他一眼說：“你啊……起了个早五更，赶了个晚
集。”

在社的飼养院里，十几間大敞棚有一半还空蕩蕩的。拴在槽
上的牲口寂寞的在摇头摆尾。

院子里，一张方桌放在当中，几个人围在四周。人們都牵着
牲口往这边走来。會計郑老三戴着眼鏡，伏在賬本上，查着，喊着
牲口主人的姓名和給牲口估的价格。

院子里喧鬧着，象个牲口市一样的喧鬧着。社的副主任桂生，东头窜西头跑，这里刚落脚，那边又有人喊叫：“桂生来，来！你說我这个小犍，評七十元錢公道嗎？拉到集上換不了八十五我不見人。”洪順冲他喊道。

“別吹了吧！洪順叔。那么你想多少呢？”桂生狡黠的眯着眼請問。

“少說还不得七十五嗎！”洪順順口說出这个价格，显然他对这价格想过不知多少遍了。

“那不是比到市上还少卖十元嚟？”

“什么十元八元的，反正这是留在社里自己使，不是給外人！”

“嘿，还是大叔你大方。”桂生眯巴眯巴眼。“可惜牛太瘦太小，要是再胖点、大点，那会值一百元的。你这么样牵到市上，頂多值六十元。这是社里因为要两年还清牛价，所以才多估了十元！”

“照你說他們估的一点不差嗎？”

“那你說呢？”

“七十三可以吧？”

“唉！七十元是頂高的价格啦，快叫郑三大爷写上吧，別尽絮叨啦！”

“那好吧！”洪順好象狠狠心吃这次亏似的把韁繩递过去說，“我这是看你的面子，我的小主任。”

“嘿。”桂生孩子气的笑着。回头来問旁边的聚宝：“王文叔怎么还沒来？”

“誰知道。要我去找找他嗎？”

“不找吧，等会儿他会来的。”他一轉身，看見几个有牲口的新社員蹲在一旁看熱鬧，都沒把牲口牽來。

“你們的牲口呢？怎么还不牽來？”桂生過去問。

“忙什麼。來多了光打仗。”他們回答說。

這時一個叫立善的小伙子走到聚寶跟前，臉紅紅的、有些胆怯的說：“聚寶，我對你說個事兒。”

“有什麼只管說吧！”聚寶這小伙子就喜歡痛快、直爽。

“我把水桶蹲碎啦！”

“哎？”聚寶大瞪着兩眼說，“是社的那担大木桶嗎？那你為什麼那樣冒失呢？”

“不，不是社里的。是你家那担小木桶。”

“噢——”聚寶鬆了口氣，“說說吧，是怎樣蹲碎的？”

“是這樣，”立善用手比划着說，“咱那井台太滑了。我担着滿滿的兩桶水往下走，小心着，小心着，哪知‘刺溜’一聲終於跌倒了。正跌在一個石台子上，兩只桶碎了，我的頭也碰了個大疙瘩。”

“來，我看看頭碰得怎樣？”

立善搖搖頭：“不要緊，一天就消下去了。可是小木桶……”

“小木桶算什麼。要是一輩子不壞，人家木匠吃什麼呢！”聚寶笑着說，“以後可得小心點，跌破了頭才了不得呢。”

太陽竿子高了，王文才牽着牛走來。“桂生，咱這頭牛評了多少價？”

“這事別問我，該問評價委員會。”桂生說。

“你不是我們的副主任嗎？問錯了嗎？”

“錯倒是不错,不过,牛价都是評委会評的,我还摸不大清楚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王文牵着牛,向桌旁走去。“經紀在哪里? 卖牛的到来啦。”

“混蛋!”一个老头罵着。这是飼养員魏启和。

“他媽的,不高兴干脆牵回去, 別嘴里不干不淨的!”一个小伙子也在一旁罵道。

王文自知失言,便嘻嘻哈哈的掩飾說:“哈,当上委員倒学会罵人了。来,談正經的,我的牛給估了多少錢?”

“亏不了你。”春果在一旁說。她不是評價委員,但是社的管理委員,因此她也帮着料理这一工作。

郑老三用那賬房先生的腔調唱道:“王文呀,牛一头,折价一百五十五元啊!”

“多少?”

“一百五十五元啊!”郑老三又唱道。

“去你的吧!”王文气哼哼的說,“我杀了卖肉卖多少錢?”

“你問牛肉嗎?”刚才那个小伙子說道,“食品公司的牌价,三角一斤。郑三爷爷你給他合一合。”

郑老三是个很有耐性的老头,虽然刚才王文对他很不尊敬,但他仍不介意的唱道:“牛一头噢!”他抬起头来打量了牛一下,很有把握的唱道:“四百零五斤啊,淨肉。”

“多重?”王文問。

郑老三一点不理睬他,繼續唱道:“四百零五斤啊, 三的三,三五一十五,三四一十二……合洋一百二十一元五角整哪!”

“皮呢?”

“皮？十一元三角五分整呀！”郑老三唱着，“一百三十二元八角五分。活的比死的多二十二元一角五分整。”

“去你的吧，我他媽这头牛村里誰的比得上？”

“可价錢也是头一份啊！”聚宝一旁說。

“是啊！几乎和四馬一样的价錢啦！”后面有人說。

洪順一旁也插了嘴：“看我那条牛，比你的差点有限吧，你猜才評了多少？”他三个手指一捏，“七十啊！你这个比我的多了一倍还多。你，还不知足哩！”

“滾你的，你那牛是把骨头架，我这牛的肚子里也装得下它五个，还和我来比呢！”

洪順伸了伸舌头，拍着王文的牛說：“这条牛就是叫你吹大的。”

“快点吧，別淨吵嘴。后面还有很多人等着呢。”社里的技术員刘怀說。“依我看，王文弟你也別爭執啦，說起你这牛来，倒是全村数一的好牛，可一百五十五元也是最好的价錢。你別以为我站在这边或那边說話，現在你也入社啦，社是咱大家的，来，一百五十五就一百五十五，还罗嗦什么！不信咱把話早說在这里：要是以后打听出市价比这儿高，你吃多少亏，我賠你多少錢。这可行了吧！来，王文弟，把韁繩給我。”說着他把手伸过去。

王文輕輕的松了手，韁繩头落到刘怀手里。

二

夜幕籠罩了白果树底村。风低沉的刮着，抽得树条颼颼的嘶

叫。沙土，在冷清寂靜的街道上、灰暗的天空里飞舞，沙沙作响。一只猫头鹰，在这漆黑的夜間，躲在老白果树上，凄厉的嚎叫。

夜，深了……

地主石金山，輕輕的拉开自己的大門，把头伸出去，四下瞅了半天。悄悄爬了出来，回身把門帶严。

他象只老鼠似的，順着牆根摸索着前进。一会儿，在一家中等門楼的門前停下来。他紧貼在門上，把耳朵尖豎起来，四外听了一会，才用两个手指輕輕的在門上連彈了三下。門毫无声息的敞开了，他一下子窜了进去。

“怎么才来？”屋里的人問道。

“我怕碰上他們。”石金山抹掉脸上的汗，“小子們的眼象夜猫子。”

“你他媽是屬鼠的，胆不如个米粒大，这样小小作作的能成大事？”

“管你怎么說，还是小心为妙啊。”石金山坐在炕沿上說。

“蠢貨！高海怎样啦？”

“这有把握！”

“要小心他。这小子不牢靠。”

“放心吧，我能攥的他巴巴的。”

“哼，要小心你的脑袋！”

“談正經的吧，別开玩笑啦。”

“玩笑？”那人哼了一声。“这个时期任何人都不可十分相信。晓得嗎？对高海要狠狠抓住他，多給他点甜头，撒长綫才能釣大鱼。要好好注意他的行动。今天，牲口折价归公，有些人心里不大痛快，要抓住这个空子；还有，咱村今年要种棉花，这是几千

年沒有的事，他們不會很通的，也要抓住時機……”

石金山從這家裡走出來，天已交四更。風還是不停的刮。回到家，高海正在屋裡等着他。

“你早來啦高海！叫你好等。”

高海低著頭，不語。

“這幾天日子怎樣？困難不？”石金山靠上去，親熱的說。

“還混得下去。”高海低聲說。

“往後要精神一點。那事你想得怎樣了？”石金山奸猾的一笑。

高海猛一抬頭：“什麼事？你叫我来……？”

“看年紀輕輕的就記性這麼壞。你想一想。”

高海痛苦的抬起頭，几乎是嘶叫的說：“不，我不能那樣做！你，你要再逼我，我可要到政府去告……。”

石金山一戰，馬上又冷笑着說：“哼，哼，告我？我現在已經是被管制的人啦，反正躺着站着一樣長。可是你呢？忘記七年前咱們合伙活埋區武裝隊長的事啦？這事要暴露了，你，你家裡還有老婆……哼！……”

高海頓覺腦門轟的一聲，眼前冒了几个金花，身子癱軟了。他低聲嘶啞的喊叫：“你陷害人！那事我根本不知道！”

“嘿嘿，別裝傻了，坑是你掘的，人是你背去的，土是你埋的，還有什麼話說！不過這事只有咱倆知道，你不說我不說，那就不会暴露，可是你得……”

高海頭低得快貼到地面，豆粒大的汗珠從額上滾了下來，心象被人撕裂着。

“我已經是個被管制的人啦，說不定政府哪天會把我傳去問

成死罪。可你，安安稳稳，有老婆有房子……咱们交朋友是讲义气，我绝不连累你。”最后石金山又这样说。

高海从石金山家里出来，象个醉汉似的，一股寒气侵袭过来，上牙和下牙不由得得的响。他踉踉跄跄的闖回家去，一头倒在炕上。

他老婆尖叫了一声爬起来：“深更半夜的你？……”

高海牙碰得直响，他尽力从干巴巴的嘴唇上挤出一个字来：“被！”

老婆给他把被盖上。他身子在一抽一抽的战抖。

三

清晨，初升的太阳，给干枯的树枝镀上了一层金黄色。天气变得暖和起来。

春果找了条雪白的手巾蒙在头上。娘从后面给她掖严实，顺便问道：“今天干什么活，春果？”

“耙地。”春果答应道。这是白果树底村最温顺最漂亮的姑娘。她望着娘一笑：“今年咱村要种棉花了，得把地耙得粉细粉细的。”

“什么，种棉花？”娘问道。

“嗯，爹昨天来信说的，等晌午我详细说给你听听。”她拿起根绳子就跑了。她跑出门去正碰上王文。

王文喊：“春果委员，你住下。”

春果停住脚回过头来：“王文叔，以后别学着这么调皮。”

“怎么？叫委員又錯啦！好，以后叫春果。我有件事問問你，可以嗎？”

“怎么不可以。說吧！”

王文四外望望沒人，低聲說：“我那頭牛，能不能分到俺隊里來。你沒看看四隊那些人，過去連根牛毛也沒有過，他們會使牛？說不定會把牛使死。春果，你別以為我疼我的牛，其實入社了，誰的都一樣，我是為了社的利益。你看可以嗎？”

春果差一點要笑出來，可她盡量憋住了。“王文叔，牲口都已搭配好了。他們以前沒使過牛，會更知道愛惜它們的，還是不變動吧！”

“那好吧。不過，可要注意點啊，別讓人亂糟蹋。”王文扭回頭去走了。走出几步又回過頭來問：“春果，聽說咱們要種棉花，是真的嗎？”

“是真的。你感覺怎樣呢？”

“這……，以後再說吧。”王文說罷扭轉身便走了。

王文走出不遠，便碰上新入社的几戶社員。他們問：“王文，咱們的牲口為什麼都搭配到別人手里去了？”

王文哭喪着臉說：“誰知道。我那頭牛也划給四隊啦。他媽的！四隊的人過去從沒喂過牲口，我這牛算是倒了霉啦！唉，我那牛多胖啊！”

“這不行，咱得提個意見。”

“還提什麼！剛才我向春果露了露頭，她就給我上了通政治課！”王文兩手一攤說。

“你呀，真是個傻瓜，為什麼對春果提呢！咱們找桂生，他是副主任。走，找他去！”洪順叫嚷着。

“依我說還是算了吧，都折價入社成了社的東西啦，還分什麼你我！提這種意見不是淨找釘子碰。”王書千一旁這樣說。

是啊，牲口是社的了！他們沉默了。

春果出了庄，便看見桂生走到前面，她喊道：“桂生，桂生哥你住下。”

桂生回過頭來：“喊什麼，問玉民嗎？對不起，我沒看見他。”

“不。你住下我報告你一個新聞。”春果跑上來說。

桂生站下，春果便笑着把王文剛才的話說了一遍。桂生听完便笑了。“這些人啊，怎麼能以社為家呢？還是老習慣：拿自己的尺棒量別人。”

“是啊，他們對合作社的認識太差啦。”春果說，“有空得給他們上上政治課。”

桂生一面走一面說：“以後會好的。我們得用實際行動來教育他們。”

這時，一羣羣的人都開始下地了。昨天社主任茂林從城里托人捎來一封信，說今年要種棉花，得早開始耕地、送糞。昨晚開了個社員大會，動員了一下。顯然，這動員大會起了很大的作用，今天約有百分之八十的勞力下了地。小車滿坡吱呦吱呦的叫着，吆喝聲、鞭子聲，響成一片。

下晌，天忽然變了，狂風從東南角刮來。天上一簇簇的濃雲隨風涌來，霎時，天陰的象鍋底，空中響起了今年的第一陣雷聲。有人覺得好象已經有雨點落在臉上，吆喝一聲便往回走開了。

王文趕着社的灰青馬，後面拉着雙鐮犁，正在耕地。他一抬頭，一個沉雷在頭頂上嚕嚕的響起來，一個豆粒大的雨點落在他的眼皮上。他慌了，摸了摸身上的新棉袄，口里叫道：“不好。”一

犁地沒耕完，就忙把馬从地里赶了出来。他看到別人都走在前面了，一种赶上去的念头驅使着他，便毫不吝惜的照馬后腓打了一棍，馬拖着犁跑开了。

王文跟在双鐮犁后面，狠狠的用棍子敲打馬屁股。馬疼得嘶嘶嘶叫，蹄下生风，飞一样的跑开来。在这硬梆梆的小道上，車轍象蜘蛛网似的，双鐮犁被顯得唏哩嘩啦的刺人耳鼓。人們都用惊奇的眼光望着他，紛紛給他讓开路。他赶着馬象閃电似的跑过去了。

聚宝从旁边想把馬掙住，沒掙住，险些被馬拖倒。他大声喊起来：

“王文叔，慢一点走，犁快顛碎啦！”

不知是沒听見还是故意不理會，王文又照馬腓揍了两棍。馬嘶的一声窜跳起来，把双鐮犁带的蹦了个高，当哪一声跌了下来，挂鈎脫落了，一个輪子軸摔折了。馬掙脫了韁繩，恐慌的向南窜去了。王文打了个跟頭，也一头跌倒在地里。

后面一陣騷乱。惊叫和怒罵声响成一片。人們涌了上来。

“王文叔，你这不是存心和社里搗蛋麼？”聚宝冲上来气狠狠的說。

王文跌了一口泥，刚从地上爬起来，他擦着嘴，装作不在乎的說：“怎么啦！聚宝？”

“誰知道怎么啦。”聚宝火刺刺的說，“自己长着眼不会看看。”

王文自知理屈，但在这么些人面前又不好意思認錯，便强詞夺理的說：“这怨馬不老实，能怪我！”

“你不对它这么狠，它能这样？”聚宝說，“自己的牛一天跑去

看三遍，毫毛不准动；社里的馬你可舍得打！”

“將自心比人心，用棍子打你你不痛嗎？”后面有人嚷着。

王文看到形势不大对头，話头变軟了些：“我是怕叫雨淋湿棉袄，赶的快了点。”

聚宝嚷着說：“怕淋湿袄？你的袄值錢，还是双犂犂值錢？”

“他还算这賬：袄是自己的，犂是社里的！……”

王文臉通紅，咆哮道：“你們說这些混賬話給誰听！砸坏了犂，我赔上。”

“赔上是理？”聚宝頂他說。

“怎么。还够不上个枪毙吧？”王文把腕一拍說。

靠在后面的些新社員，半天一句話未插，这时却說：“是啊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人家答应赔上也就是啦。”

“光赔上就中啦？这种坏思想得好好的整一整！”

“照我看用不着这样厉害。在組里单干的时候，誰不借誰的家具使，也曾使坏过，可都沒用着这样！”

“这是合作社，不是互助組！”

“啊！——怪不得哩！”

“不，不光是合作社，也要看是怎样使坏的。”

“对，心眼偏偏着的人，就得狠狠整他一頓！”

大家正吵着，刘怀从后面挤过來說：“这何必呢，老少爷們！别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。論說聚宝兄弟做的对，对待社的事不講私情，真值得佩服。可是王文弟怕也不是成心要把犂砸碎，只是赶上这天气心慌一些。当然，这事王文弟做的是有些不大对啊，正春耕的时候，把犂砸坏要影响生产。可是話还得說回来：事已做下了，对也罢，不对也罢，别都鬧的脸上过不去。王文弟